

鲁迅旧体诗中的谑语

王培军

前半首。不仅如此，后来章太炎也剥过此诗，而亦在鲁迅之前，喻血轮《倚情楼杂记》记之云：“项城欲称帝，黎元洪被软禁瀛台，太炎尝改昔人诗吊之。诗云：‘此人已化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狼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白鹭洲。日暮乡关何处是，黄兴门外使人愁。’项城因是防之益严。”只是欠佳妙，逊于其弟子之作。为鲁迅旧诗做注解的，都未注意及此。

鲁迅旧体诗的“谑语”，尤多见于“打油”。凡“打油”之作，最宜于用俚俗字眼，或当时口语，流行的“新名词”，诸如此类。要而言之，一般“雅诗”所忌讳的，正是“打油诗”要的。鲁迅最好玩的“打油”诗，笔者以为，应推其《教授杂咏》五绝四首：“作法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可怜怜女星，化为马郎妇。鸟鹊疑不来，迢迢牛马路。”“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新遂掩门。”“名人选小说，入线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据《鲁迅日记》，前二首作于1932年，后二首作于次年，非同时之作。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指出其本事云：“第一首是咏玄同，第二首咏赵景深，第三首咏衣萍，第四首咏六逸。”钱本是鲁迅的老友，早年关系很好，后来才闹翻的。钱的性格爽朗，也欢喜开玩笑，在与周氏兄弟的信里，多有荒唐语；而鲁迅亦喜与之嘲笑。这一首却颇不同，因为此时二人关系已首昔比，其中“何妨赌肥头”一句，语已不堪。据《两地书》第一二六通，鲁迅一九二九年去北京看望母亲，钱玄同来看他，他就说钱“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自己因“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鲁迅平时本反对人身攻击，但轮到他自己，却也往往忍不住“犯戒”，自相矛盾了。专与之作对的苏雪林，即以此为其罪之一条，来批评他（见苏雪林《我论鲁迅》第23页）。

鲁迅另有一首《赠蓬子》，亦谑人之貌：“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掣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据云姚的鼻孔很大，并且朝天（借用古语，可云“鼻鼈亂而刺天”），末句谓此。这与前引《倚情楼杂记》中所载的胡适嘲笑佛大鼻子的诗，同为“恶谑”，是以一比之：“人人有鼻子，独君大得凶。直悬一座塔，倒挂两烟因。嘴嘴无分分，闻香大有功。江南一喷嚏，江北雨濛濛。”

《教授杂咏》第二首奚落赵景深，最有巧思。赵景深曾附和梁实秋，反对鲁迅的“硬译”，提倡“顺而不信”。这使得鲁迅至为不快。而赵却将契诃夫小说《樊凯》（即通译《万卡》）中的英文Milky Way译作了“牛奶路”，乃是一“巨译”，所谓“迢迢牛奶路”者，指此。但这也暗套了古诗的“迢迢牵牛星”，为变相的“活剥”。因赵不识西典（此典之详，可见《鲁迅全集》第四卷355页所说），杜撰出“牛奶路”，鲁迅乃故意又用曲笔丑之，把牛郎之妇（织女）写作了“马郎妇”。这看似胡扯，其实亦有出典。“马郎妇”即佛书所谓的“锁骨菩萨”，《海录碎事》卷一三云：“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关于此论，今人讨论已多，姑从略）鲁迅好读杂书，所以顺手拈来，而为此“马牛风”。文字之修辞机趣，贵能随处触发，所以为妙。

在大多数印象里，鲁迅是比较的肃穆森严的，如徐梵澄《星花旧影》即云其神情之间，大似老聃新沐，“方将披发而干，惘然似非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这其实也只是其一面。而据友人回忆，鲁迅也是最没正经，写信做诗，皆多谑语。在日本时，鲁迅写过一“讨债信”，有如是句子：“试开‘押人’（日本的壁橱），剩一碗之烹鸡；爱道‘出张’（即出差），着双灯之胖裤。”这是纯乎玩笑的“骈四俚六”。又与许广平恋爱时，写的谑语的信，其中有句云：“言念及此，不禁涕下四条。”所谓“涕下四条”，是指下泪“两条”而鼻涕亦“两条”也。

林语堂有篇好玩的文章《一个准科学的公式》，在此文中，林从四个方面即现实感、梦想、幽默感和敏感性，给中外的大文学家打分，在幽默感上，莎士比亚得三分，雪莱得一分，李白、杜甫各得二分，苏轼则独得四分，为最高分。鲁迅下世时，林语堂又作过《鲁迅之死》，用了一种戏笔，寓庄于谐，作“驴鸣”，只可惜没为鲁迅打分。——假如为鲁迅打分，鲁迅的幽默感，不知当与谁为比？

必须说明，这一手法，在古人早已用过，且亦不限于诗，正经正典皆有。如明人拟《论语》，所做的《粥经》云：“小子何莫吃粥？粥可以补，可以宣，可以醒，可以素。”即可为之绝倒。这且不论，就是活剥崔颢的诗，在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卷六“嘘社”条，也有了先例：“沈虎臣出语尤尖巧。仲叔候座师收一帽套，此日严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余冷套头。帽套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冷悠悠。’但这只有

最初看到陈身道先生的篆刻作品是在“中国篆刻网”的鸟虫篆四家展，除陈先生外，另三位是韩天衡先生、吴子建先生和徐文叔先生，中国篆刻网做了一回好事者，展示四家之作并请网友于四家之中评定二一，成为当时网络篆刻界热门话题。

当代中国印坛涉及鸟虫篆刻的印家甚多，亦不乏有较高成就者，然而要细数家数，四位先生实是公认之最合适者，其原因，一则四先生操此技时间之长为当代之最；二则四先生成就突出且自成面目，其独树一帜的鸟虫篆路石印史留痕深刻。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则是四先生均来自海上，海上印坛素有中国篆刻半壁江山之说，当代似乎不及以往之盛，因为海派的传统以雅正一路为主流，缺乏当今印坛流行的展览体夺眼球印风基因，每年入国展的占比数也并不绝对占优。然而从鸟虫篆一脉来说，上海不仅依然印风华丽霸悍，既显示自我的霸主地位，又契合众生所好，是较强的海派遗风。其余三位先生则无一例外地低调，不显山露水。然而此次在印道江湖上赢得更好口碑的是吴子建先生，吴子建先生像一个传奇，在此次网络展之前，吴先生隐身印坛数十年，如者甚稀，然而再露真容，其高古典雅的鸟虫印美得令人窒息，引起虚拟世界的一片赞誉之声。徐文叔先生则稳健厚重端庄，不以物喜宠辱两忘，赞或者不赞先生都在那儿。陈身道先生更是低调者中的低调者，然而印风精美绝伦，令人过目而不能忘。“藐姑射之山，有仙人居焉。肌肤如雪，绰约如处子”，如果一定要形容一下陈先生的印风，我就想起庄子的这段话。先生印面中的每根线条，每个间架，每个章法都精至毫厘，法度之外更兼超凡与脱俗，两者原本相悖，在陈先生外处则意外地和諧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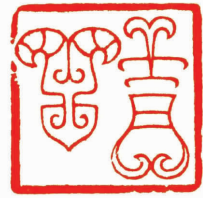
陈身道先生六十年代初即入郭若愚先生门下求学问道，郭先生是大学问家，于古文字、书画印、古钱印等领域均深有研究，曾为香港《大公报》撰写专栏文章《篆刻史话》近五十篇，后增加二十余篇在香港集结出版，对明清至民国年间的印学考证及鉴赏探幽发微，鞭辟入里，极有见地。与王北岳先生的《印林见闻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明清以降印史考鉴双璧。郭若愚先生能印而不常作，印学格为一流。陈身道先生初涉篆刻就能得到郭先生的指点，其机缘之厚、起点之高为印学众生所艳羨。陈先生踏入篆刻艺术之门早于十五岁，暗合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之说。艺术家都重视“第一口奶”，陈身道先生的“第一口奶”营养丰富，那是毋庸置疑的。陈身道先生在郭先生家中，不仅得到先生在书画印及古文字等方面的悉心指点，更结交了一批当时上层的印学同道，鸟虫篆刻四家展中的吴子建、徐文叔就是陈身道先生少年时期的印友，相交逾半个世纪，于今共同成为印坛的传奇。而韩天衡先生则是陈身道先生加入西泠印社的推荐人，陈先生对韩先生的感谢是写在文章里的。所以，上海印坛组队出现鸟虫篆大家，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这批印绝其数十年印学砥砺后的集中爆发。

陈身道先生成名于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艺术家，几十年的印坛耕耘，获得全国大奖无数。然而如吴子建先生一般，陈先生其实也不为人所知，真正令陈先生在全国知名，可能还是因为石开先生。石开先生在2008年底受命为人民出版社《中国美术60年》一书遴选篆刻家25人，择其代表作品入编此书。在全国范围内以60年的跨度来选择25名篆刻家，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而石开先生做到了，选出的篆刻家出乎意外的少，有质疑，圆满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石开先生公开了他的三条选择标准：“一、作品置之篆刻史，要看出创造的力度。二、作品要达到审美的高度。三、作品要有数量和整齐的深度。一切以作品说话，至于资历、影响等作品以外的因素可以不顾。”按照这三个标准，他的名单中就有陈身道先生，他对陈先生的推介语是：“陈身道1947年生。上海科学院某研究所工程师。因为他为人低调，许多同道中人都感觉陌生。他以古装饰类文字篆刻创作的支点，通过精密和夸张的变化整合，创作出一种极精工极典雅的审美图式，试图告诉人们篆刻审美的开拓有着无尽的可能性。他的边款略失老到。”石开先生的眼界

老圃嫣红芳意深

——陈身道先生青铜纹饰及双线入印初探

徐兵



左：吉羊25×25mm 右：吉羊印所借鑒的青铜器文字圖案



三、千秋万岁

陈先生取材广泛，这方千秋万岁就是受汉“日利千万”钱范的启发而成。钱范的千万二字，随意而生动，千字的一横两头翘起，少见，却生动有趣。陈先生另造秋字和岁字，与千万相谐调，说来容易，要成就这副模样，大不易。因为“千”字太精彩，陈先生慧眼识珠，配篆成功，创作出一方成功的印作。创作需要灵感和激情，这个俏皮的“千”字就是。



千秋万岁 48×48mm



钱范“日利千万”

四、长乐未央

此印文字来自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未央”砖，砖文字形稍长，将其变方，长字砖文里无，陈先生照其风格造一个，与另外三字如同门，令人佩服。线条的交界处，在平面上营造出立体的形态，这是陈先生对古文字的审美提升，别出新意。



长乐未央 40×40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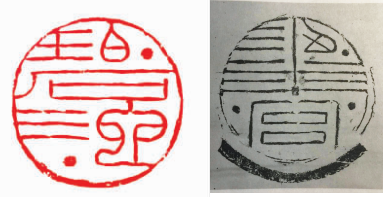


汉砖“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未央”

五、碧池

碧池印的创作是受瓦当“梁宫”的启发，陈先生自言是机缘巧合，梁字左上的三横只要加一竖就是碧字的玉部，右上部的“办”，稍作变化就成为“碧”字里的“白”，而“梁”下“米”字的长横正好作为“碧”字

“石”部的长横，有了以上的基础，“池”字的设计也就水到渠成了，瓦当的二颗乳丁用来填补碧池印的空档，生动而有趣。这方印天趣横生，是陈先生得意之作。



左：碧池 35mm 右：汉瓦当“梁宫”

六、刘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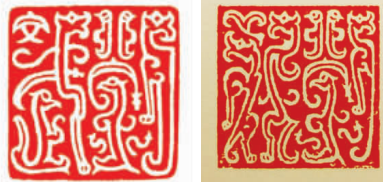
是印从湖南博物馆古玺印集中的一方白文鸟虫篆印（下图右）脱胎而来，变白文为朱文，化单线为双线混用，为陈先生合作。双线在篆刻中的应用，目前还鲜见，以前方介堪先生曾偶用，方先生在刻鸟虫篆印时，往往鸟头采用双线，而鸟身仍采用单线。一方白文鸟虫篆印，在陈先生刻刀下变化成一方朱文双线鸟虫篆。



左：刘说 25×25mm 右：汉印“刘说”

七、刘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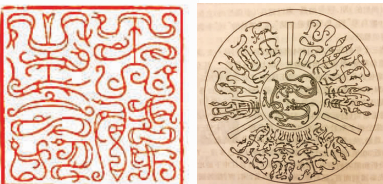
刘字直接取自新出土的汉鸟虫书刘犯印，稍作变化，刘字右边刀部变单线为双线，恰似动物的尾巴，粗壮而有力，斌字需按刘字的书写特征配篆，斌字的止部与刘字的金部犹如一对动物在舞蹈，十分有趣。此印为陈先生单双线混合运用于白文印的得意之作。



左：刘斌 22×22mm 右：汉印“刘犯”

八、王伟生命

此印据陈先生所述完全脱胎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壶甲壶盖盖铭金银书铭文，现将铭文呈图，读者如有兴趣，可从铭文和陈先生印作之间作比较分析，看陈先生是如何从铜壶铭文中汲取养料的，藉此也可知晓，说是借鉴汲取，没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好资料放在面前也未必有本事拿到手。这也是陈先生对传统和创新的最好解读。



左：王伟生命 28×28mm

右：中山靖王圆壶盖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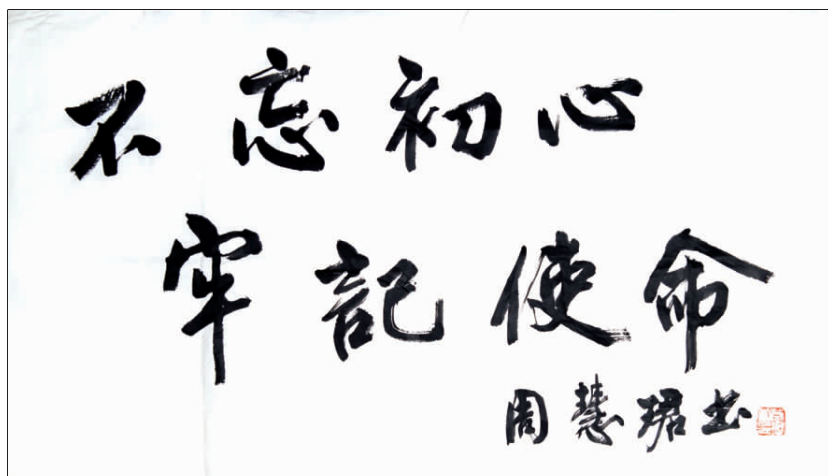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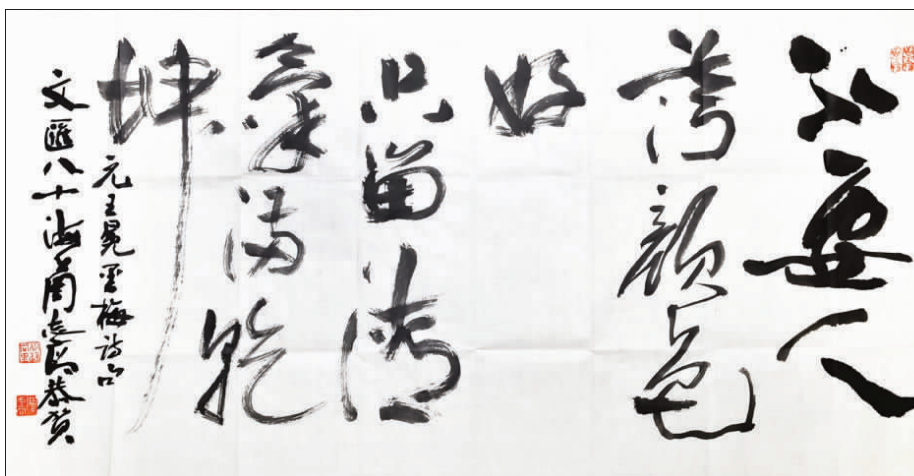
以上八方印章借鉴面甚广，有商周青铜器纹饰、装饰性文字（主要是鸟虫篆），也有瓦当、汉砖甚至钱范，当然汉印鸟虫更是不可或缺。这些印未必是陈先生代表作，然而每一方都浸淫着他探索的心血，显示出先生深厚的学问功夫，而其对青铜器纹饰的印化、双线的运用，对今后的印林也有启发。

工稳印创新难，陈先生的印，不仅工稳无出其右，创新更是自成一格，超凡脱俗，渊雅高古，如姑射山中人。这一切只能来自于学问、思考以及文理兼容的创作天赋，舍此，无由到达。

文汇八十

书法 周志高

书法 周慧珺



文匯八十
元王冕墨梅詩
只道清
好詩
不
忘
初
心
牢
記
使
命
周慧珺書